小小说

我是母亲的眼

●李鹏爱

一

母亲出生于1970年,那是一个物质还很贫乏的年代,尤其在农村。姥爷年轻时,靠给富人家做工谋生计,成家时就住在队里的饲养院,家中有4个孩子,母亲瘦弱的肩膀便早早扛起了生活的担子。在那个踩着小板凳才能够到锅台的年纪,割草喂猪、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已很平常,稍大一些便跟着姥爷下地干活。村里学校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,母亲只有锄地、割地路过时才能近距离瞅上一眼。

青春是什么,对于母亲来说,青春就像是田埂边一朵无人看见的蒲公英,刚冒出茸毛,就被生活的风吹进了让炊烟熏黄的晨昏。

母亲18岁和父亲结婚,19岁生下姐姐,22岁生了我,从此,她下地劳作时围在头上的那块粉头巾裹得更紧了,杵进庄稼地的锄头刨得更深了,收割庄稼时镰刀磨得更勤了。从灶台上的一日三餐到田地里的一年四季,从营务菜园里的瓜果蔬菜到猪狗鸡羊每天的吃食,母亲都“大包大揽”,她的手掌像风干的老树皮,粗糙开裂却又无比厚实。

母亲的手不认得铅笔和钢琴,只熟悉擀面杖、锄头、镰刀。城市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让她感到眩晕,只有青青麦田、金黄的向日葵、皑皑白雪才能治愈她的眼睛,她出过最远的门是回娘家。

二

我与母亲的关系,除了亲情也像是知心朋友,连接我们的,是那部对她来说只有打电话和发微信两项功能的手机。母亲和我通话多是家长里短,也有村子里的大事小情。

“丁子(我的小名),这咋闹(怎么办)呀?你爸爸不听妈的话,老是把酒灌在矿泉水瓶子里,山上放羊的时候偷喝……”母亲的语气着急无奈。

自从父亲检查出大脑轻微供血不足,医生建议最好不要喝酒,从此母亲为了让父亲戒酒,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。最初,母亲曾信誓旦旦地不止一次向我和姐姐保证,“管不住他甚也别做了!”从一开始的好言相劝,逐渐过渡到大声呵斥,再到后来摔酒盅子、扔酒瓶子、倒酒卡子,母亲甚至想过拿回娘家来吓唬父亲,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。

父亲表面上顺从,但肚里的酒虫一刻也不消停。家里不让喝就去小卖部喝,小卖部人多眼杂,有人给母亲通风报信,他就去焕亮(和父亲关系好的庄稼人)家喝,闲房(堆杂物的房间)、粮房都是他藏酒的地方。

母亲明显是高估了她的决心,拉锯了一段时间,最终也没能拉断父亲喝酒的嗜好。最后双方让步,父亲只能每天中午喝一顿,而且不能超过三两,为此母亲还专门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刚好能装二两五的小盅盅。

“这几天总是睡不好,以前喝的药不管用了,村里周建成和妈的毛病差不多,人家在集宁的精神康复医院配的药挺管用,妈让你爸拍照给你发过去,你给妈买点……”母亲一边唉声叹气、一边抱怨着咋就得了这种病。

母亲年轻时就得了由神经衰弱引起的非器质性失眠症,一开始最普通版的小剂量瞌睡药就管用,随着年月的增加,药效逐渐减退,如果能把父亲一挨枕头就打呼噜的睡眠分给母亲十分之一就好了。

“这一季羊的价钱上来了,刚一个多月的羯羯(公羊羔)比过去多卖一二百块钱……”母亲语气中带着兴奋。

随着我和姐姐长大,家里的开销日益增多,光靠田地里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大家子的花销。在我15岁时,家里开始养羊,从十几只到几十只,最多的时候一百多只,放羊喂料、接生羊羔、打扫羊圈,都是母亲和父亲一起操持,从晨昏到四季,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的时候。

“丁子,妈的社保卡翻塌天也找不见了,那天用完就放在衣柜旁边那个小柜柜了,里面还有几千块钱了,这可咋抬呀(怎么办),这记性说甚也不顶了(不行了)……”母亲的语气焦急万分,自责地带着些哭腔,她不知道社保卡和银行卡一样可以补办。

“那个某某亲戚家的孩子因为网上贷款,欠下了几十万,闹着要离婚,妈呀,天塌了,你可千万别瞎闹,做下这糊糊(糊涂)事,妈可咋活呀……”母亲的语气好像这事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了。

“今年葵花的行情好,小平他们家种了70亩,卖了9万来块钱,唉,咱们今年没种,明年咋也种它30亩……”母亲话语间很是眼红(羡慕)。

母亲每次打电话总是事无巨细地和我唠家常,我也很有耐心地和她有来有往,直到有一次接通母亲的电话后,她无助地哭咽让我的心犹如被锋利的刀尖穿过。

三

2023年8月21日下午6点15分,母亲打来电话,我本以为还是像往常一样,问问我的近况。

“丁子,这可咋闹呀,妈的左眼今个做活的时候一下就看不利(看不清)东西了,右眼本来小时候就是弱视,这可咋抬呀你说……”

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无助地哭咽,抽泣声让说话声断断续续,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和母亲几近崩溃的情绪,让我心跳骤然加快。

脑子里尽量搜寻安慰母亲的话语,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,母亲的右眼这么多年来看不清,我竟然一无所知。

“前几天小东妈的眼睛也看不清了,去张家口第四医院看得挺好……”母亲的语气稍稍缓和一些。

我和母亲说好,明天就去医院。她从村里乘坐通往张家口的班车,我开车从集宁出发,第二天在医院门口会合。

四

医院大厅仿佛一片喧嚣流动的海。我领着母亲,像小心翼翼引着一艘在自家小河沟里航行了一辈子的小船,驶入了这陌生的,由瓷砖、电子屏和嘈杂人声构成的港口。她紧紧攥着我的衣角,那双惯于分辨麦苗与杂草、在泥土里摸索生命的眼睛,此刻被一层灰白的翳障笼罩着,更添了几分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惶恐。

“妈,你就站在这,千万别动,我去挂号,很快就回来。”我把她安顿在一根巨大的廊柱旁,那地方像个安全的孤岛,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画了一个安全的区域。她顺从地点点头,双手拎着一个起皮的、满是褶皱的黑色旧书包,像个听话的、生怕走丢的孩子。那身洗得发白的花色布衫,淌了色皱巴巴的牛仔裤和那双沾着洗刷不掉泥痕的旧布鞋,在这光洁亮堂的大厅里,在这络绎不绝的人群中,显得那么突兀,又那么固执地写着她的来历。

我在挂号的长龙里辗转,心思却有一半系在那根廊柱下。缴完费,拿着那一叠印满字的单据,急匆匆地往回赶。穿过熙攘的人流,我远远地望见了那个身影。

她果然还站在原地,一寸也未移动。可她的世界,却在那方寸之地充满了局促和不安,她踮起脚尖,脖子微微前伸,那双蒙眬的眼睛努力地、焦急地左右张望,像是在汹涌的潮水里寻找唯一的浮木。

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她身旁掠过,时髦的衣角、生疏的口音、匆忙的步履,那些她完全陌生的城市节奏,像浪一样拍打着她这座静止的孤岛。

一刹那,我的心被一种极其酸楚的柔情狠狠攥住,就像一张平滑的纸张,一瞬间被泰山压顶的力量揉捏成一团。就是这样一个瘦小的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妇人,用她的双手和脊背,撑起了一个家的江山稳固。她的世界那样小,小到只有几亩田地和一个我;她的力量又那样大,大到能对抗所有的风雨贫瘠。

可如今,在这座她完全无法理解的“城池”里,她所有的坚韧都化作了无助,她成了需要我牵引、需要我守护的“孩子”。我忽然清晰地看见,时光是如何残酷地偷换了我与她的角色。就在那一刻,我下定决心,在以后的年月里,尽我所能去守护这个和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女人。

泪水从身体的四面八方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,像火山喷发流出的岩浆,温热地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母亲该等着急了,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,不能让她在这份惶恐之上,再添一份担忧。我深吸一口气,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平静,甚至挤出一丝轻松的笑意,然后大步朝她走去。

“妈,”我走到她跟前,声音放得又轻又柔,“办好了,咱们去看医生。”

她循声猛地转过头,脸上的惊慌像遇热的冰,瞬间融化了,绽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、几乎是依赖的光彩。她伸出手,又一次信任地、牢牢地攥住了我的衣角。

那一刻,我攥紧了手里的检查单,那薄薄的纸片,仿佛重若千钧。我知道,从今往后,我就是她的眼睛,是她在这片茫茫人海里的那根最可靠、最结实的拐杖。

我领着母亲,紧紧拉着她布满厚茧和裂痕、关节凹凸不平的手,就像黄土高原的山山峁峁,一步一步,走向候诊区。就像当年,母亲牵着我的手,围着粉头巾,拿着锄头,一步一步,走过村庄田间开满野花的田埂和刚刚长出嫩苗的青青麦田,阳光暖暖地照着,和风轻拂着母亲的粉头巾,鸟儿在蓝天白云下尽情地歌唱……

五

地里的庄稼长了一茬又一茬,草木在枯萎与繁茂之间循环往复,杨树的腰由纤细变粗壮,耕田的牛矫健的步子逐渐走向蹒跚,南山上的那几块大石头曾经年轻的面容交给了风霜雨雪,布谷鸟总是在谷雨时节发出春耕的啼鸣。

在那些冬雪和房屋一样高的年月,母亲的眼就是我全部的世界,如今雪越下越薄,我的眼就是她全部的寄托。

老杨树的叶子绿了又黄,时光让爱在付出与回报间完成永恒的循环,绵延不息的爱,比老杨树的年轮更深。它让记忆永远清晰,让我在成为母亲的眼睛时终于懂得,我望见的,依然是她多年前就带我看过的那片青青麦田。

(来源:白泉山书院)

诗词写意

闲 吟

●段岳岭

月满静天空,推云自带风。
梅花依旧想,雪色几时融?
看尽三生定,移来一路通。
井蛙休说海,冬不夏言虫。

七绝·云春感

●冀玉娥

日见春青有色昂,
时来树绿暖风妆。
还期节序生新景,
不尽形容照故乡。

题兰花图

●白洁

一

芳兰初绽玉台新,
素靥含羞避俗尘。
满室清幽关不住,
仙姿爱煞赏花人。

二

玉质冰心远世尘,
孤贞独守最天真。
不随桃李争春色,
自有清魂照后人。

山间绿溪 汤青 摄

散文诗

花开花白送春归

●王日霖

北方的春天总是这般零碎,
像一封未写完的信笺,
被北归的候鸟匆匆衔走——
它们甚至来不及抖落羽翼上的风霜。

牧羊人拾起石子的愤怒,
击碎了整个冬天的沉默。
湖心漾开的层层涟漪,
可是大地蠢蠢欲动的指纹?

是风解开冰的纽扣,
是雨浸润泥土的唇语,
是布谷鸟一声声啼破的晨昏。
桃李纷扬,山野便有了燎原的胭脂,
而雄关外漫卷的烟云,
正把空蒙山色,
酿成挑灯看剑的薄暮。

雨后村庄舒展筋骨,
青草气息在鼻尖袅袅捏捏。

乡村乐事

春到梁上人家

●常耀宗

三月下旬,北方的梁上老家,阳光虽然明媚,但还是有些寒冷。春风吹过,连树木都抵挡不了,难免发出“嗖嗖”的呻吟。

然而,人勤春来早,不思闲来不负春。瞧,我那住在村里早早忙起来的三哥,不就是这春天的使者、农忙的先锋吗?

那天上午,当我们将车停在三哥院西的空地时,他正往一大堆农家肥上浇水。旁边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,车上装着一个塑料水箱。

春寒料峭犹未尽。在北方的山梁上,三月下旬的村民大多还像信天游似的散漫着,地里不见一个人影。或许是春播还早,他们的自由先于责任吧。

三哥家位于村北最高的梁上。进家后,他和我们诉说的都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事,什么准备买覆膜、打药机,种莜麦种黄豆……听那意思,他要继续改变山地人不覆膜的传统,把手工打药改为机器打药,走传统作物与经济作物相结合的路子。谋定就干,三哥说,过两天耕地、磨地,到谷雨、五一节前后播种,一年里农忙的时节又开始了。说这话时,我忽见三哥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经意的微笑。想必,这才是农民应有的本色和品格。作为农民,他不怕受苦,就怕没苦可受。苦中有巧,舍得下本钱,加之敢想敢为,且善于团结村民,因此,三哥多年种地从未出现过弃耕撂荒、收割不过来的现象。

说起我的三哥,今年六十岁。好多年前,他舍家弃业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。炼焦炭、盖楼房、打混凝土,苦没少受罪没少遭,可到头来挣上钱也给不了,与包工头索要工资成了当时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。随后,他断然结束了打工生涯,在城市生活了两年转而又回村重操旧业。说是拾老本行,实则就是白手起家,革故鼎新。村中原来的住房、院墙、种地工具早荡然无存。于是,租借房舍、购买农机具,由自家的十来亩地扩展到承包的几十亩地,耕作方式基本实现机械化,与其说三哥适应时代,毋宁说时代改变了他。质言之,三哥发展的种植业比现代农业不足,比传统农业有余。一来由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达不到,二来山地之间相隔较远,种植连不成片难以形成规模。不过,以我这几年的观察,三哥是抱着小产业也要往大做的态度行事哩,即便失败亦无怨无悔。

有一年,三哥听说高粱产量高价格好,就在一片洼地试种了几十亩。到秋天眼见的高粱丰收在望,孰料,就在临近收割的六七天来了场霜冻,将高粱全部毁于一旦,颗粒无收。事后,三哥幡然明白:千算万算,竟忘了“春冻圪梁秋冻洼”的谚语。看来,种庄稼不能抱侥幸心理,科学谋划与实际结合才是正道。

有一年,三哥告诉我乡里往外承包五台大型农机具,他想揽这个活儿,并称除自家使用外,出租肯定能挣一大笔钱。我按他说的询问相关人士,谁知早有人捷足先登,空欢喜一场。但是,通过此事可见,三哥不是那种故步自封的人,行事敢放手一搏的闯劲反倒令我佩服。

还有一年秋季,三哥的庄稼丰收了,折合现金后总算还清了贷款。欣喜之余,他给我们每家送去了莜面、胡油、土豆等等,并请我们吃了顿饭,以示庆贺。看着他从土里刨出了金,我们个个为他欢悦。

几年来,种植业基础夯实后,三哥又搞起了养殖业。毕竟,种山地是靠天吃饭。若遇上无雨的年月就没有或少有收成。而养羊,即使没收成也有作物秸秆什么的可以喂羊,就这样利用种养结合优势,他家的生活彻底有了依托,似花的前景正向他们招手。

曾经,我问三哥,你干吗要那么折腾呢?回城依靠子女享受生活多好?他答复:住在城里不习惯,一天没事闷闷不乐。趁现在还能行动刨闹刨闹,将来不至于拖累子女吧。

晤,天下父母皆一心。就这样,三哥在村里摸爬滚打,播种、秋收由他自己和雇佣人力来完成,剩下的时间就上山放羊。而三嫂则夫唱妇随,情愿放弃城里优越的生活,回村帮衬三哥打里照外,用陪伴和守护让三哥的生活更有滋味,幸福美满。

如今,三哥他们在老家生产生活已六七年。纵然有时丰收,有时歉收,可就在那丰与欠中他们依然坚守与前行着,始终对土地充满自信,对农村充满自信,对生活充满自信,对未来充满自信,自信让这个梁上人家在农业路途上越走越远。

送我们出门后,三哥又开着电三轮到村里拉水去了,继续忙于他的农事。春早人更勤,功到秋华实。想来,三哥的忙乎总会换来额外的收获。